

一、文本表象与深层意义的思考

始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带来的变化是天翻地覆的。从社会基层的百姓身上才能更准确地反映这一变化,但如何艺术地再现这一段历史,这是作家自身创作理念及其认识的展现。

作为一部长篇纪实文学,《奔跑的拖拉机》既要扣准时代的脉搏又要符合既定的创作目的,这就给作家自己上了一套无形的枷锁。那么如何在既有定位中反映现实,作家借助苏氏兄弟不同的人生际遇尤其是机遇背后人生理念的刻画,给读者呈现了一份几近完美的答卷。

苏济阳作为长子,承担了传统观念中他应承担的责任;作为养子,其父子之间的相互理解也做得问心无愧,达到了道德理念的顶峰。小说的主线之一就是沿苏济阳的奋斗经历而展开,形象准确地描述了他怎样从一个原本也有光明生活的拖拉机站职工,因时代的变迁,一步步成了全县农机行业的领头人。身份变了,环境变了,没变的是积极追求更加美好生活的理念,这里既有个人的奋斗又有并非人人有份的机遇。

苏星作为小说的另一条主线,同样是汲汲于追求个人认定的幸福生活,可他处事自私,贪图享受,禁不住各种诱惑,从供销社的正式职工一步步变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社会的变迁落到他个人身上,都成了一种被动的接受,而好逸恶劳的潜在本性让他与哥哥苏济阳的人生命运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

从某种意义上讲,作家这样处理小说的基本走向,符合大众的审美需求,也符合民众口味后面的社会需求。但生活的本质与大众的需求之间到底谁为因果呢?

读完小说,其实更想找出小说文本所展现出来的深层本质的内涵。在小说的后记里,作家的创作历程和心理历程则给了我们研评小说文本的更深路径。

正如马克思在评判其年轻时的偶像黑格尔时所指出的那样,黑格尔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哲学帝国,其理论体系与哲学观点的丰富与准确程度远远超越了以前及同时代的哲学家。但他理论的得出以及支撑理论的社会实践却刚好是颠倒的。如果我们把这个颠倒了的体系“颠倒”过来,那就是这个社会的哲学本质。

从这一理论出发,我们读完《奔跑的拖拉机》,再结合作家自己的后记,小说文本表象后的更深含义,则在另一种形式上显现出来,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作家自己所始料不及的。

苏济阳的近乎完美,苏星的善恶有报,在浅层意义上符合人们的审美需要,在深层意义上又符合社会的维系需求,在客观实践中却仅仅是某种道德评判的标准——有时,还不一定准确!

历史的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处于社会底层的普通百姓努力地去适应周围的现实生活,从表象看是一种无奈,往本质上讲是一种必然。

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追求更上层楼的幸福原本无可非议。那种“视金钱如粪土”、“看功名若云烟”的标榜,归根结底往往只剩一个原因:白花花的银元确实多得或曾经多得如同粪土,聊以自慰的名声在想像中早已直干云天!

象牙塔顶也好,十字尖角也罢,愈是万众敬仰的地方,所能容人的空间自是愈小。不论是从逻辑推理上还是客观实践上,这都是颠天不破的真理。倘若人象狗尾草一样漫山遍野,那顶煞是耀眼的名贵中药帽子说啥也不能用红头绳系在它的头上。

向更高处奋斗,既是个人在社会中得以生存的法则,也是社会自身得以维系并前进的动力。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整个宇宙都是一个不断运动的存在,任何生命体都没有一成不变的借口。

自身能发热发光的恒星从量上来说多得永远数不清,可能让地球万物赖以生存的太阳却只有一个;能够做出丰功伟业的个体比比皆是,提供这个机遇的平台决非仅凭能力就能

获得。对等同你我的普通人来说,随遇而安不单是一种选择,更是一种法则。不过,我们每一个人也必须明白:“放在风口上,猪都会飞”的调侃虽然让我们窃窃自喜,聊以欣慰,现实生活却是不打折扣的,并非仅仅不是所有的猪都有这样的机会,在更多的时候,很多猪即使放在风口,也只会捧得鼻青脸肿。

就如同人的出生无法选择自己的父母一样,我们也无法选择自己所处的时代和社会。“既来之,则安之”的圣人遗训也绝非那样简单易懂。“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的安身处世之准则也是他老人家七十以后总结出来的,五十五岁那年圣人开始周游列国,其结果更是处处碰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固然可嘉,说早已知天命恐难属实!

当然圣人是伟大的,其学识与思想早已穿越时空深深影响了中华民族,这也是毋庸置疑的。吹毛求疵地追究一下他的生活细节,只是为了更好地向他老人家学习。要知道,圣人决非只是空洞的道德说教,世俗与理想之间“度”的把握上,他才是真正做到了游刃有余。

杨光路创作《奔跑的拖拉机》,既是一种文学理想的追求,

又是一种人生层次的显现。去收获更高的理想,不仅仅是一种社会法则,更是一种社会动力与生存基础。

二、理想与现实的追求

社会是丰富多彩的,生活是悲喜交加的,生命的价值不仅仅体现在功成名就的伟岸上,只要有积极健康的心态,随遇而安才更是一种人生的常缘。

圣人早已成泰山北斗,只能仰视。对于行走于地面土路上的芸芸众生而言,抬头看天,只是校正一下方向,这必有泥泞与坎坷的人生之路怎样走,还是靠你自己。

泰山过高,北斗太遥,同行道路上,那个正在前方上坡的拓荒者才是我们的目标与榜样。对于有志于从事文学创作的年轻人来讲,杨光路就是这样清晰准确的目标。

作为一个早已享誉泉城的济阳籍作家,杨光路的文学创作正如他的人生态度:坚毅、执着,有着博学并不盲从的文学理念,更有着不畏坎坷积极向上的生活信仰。俗语说“文如其人”,我们从他作品的情节构思、语言提炼、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就能读出他的生活态度。

(待续) 作者单位:太平街道庙庵小学

路边的蔷薇花

——读《奔跑的拖拉机》有感

◎周新民



诗三首

◎呼怀军

秋水萧瑟

当天空 被南飞的阵雁 驮的又高又远 橙黄的落叶 便接受了风的拥抱 悄悄走进秋的殿堂 秋风吹来的方向 缠绕着沧海桑田的守望 秋水萧瑟 触摸每一片落叶 回想曾经的情怀 咀嚼着花开花落寂寞的沉淀 斜阳里 半阙清词 以蝶舞的芬芳气息在秋的诗行 秋 用诗者的忧郁 解读流水的梦呓 用灵魂的笛韵 吹起对岁月新生的渴盼

流水·枫叶

似乎一切都是注定的 一片飘在流水上的枫叶啊 无论曾经拥有怎样的情怀 怎样深情的渴望 也无法选择自己的去向了我的爱播释在岁月的流水里 错过了一个个等待的码头 流着泪 我频频回首 想那天 风轻云淡 风和云自由的相恋 而我却只能看着那岸上的风景 一片茫然

本是沧海一滴水

我本是茫茫沧海中一滴静静的。可在那一天,只因邂逅了美丽的你——彩虹。

于是,我找遍整个世界的炎热! 只想流干所有的汗水或许还伴着泪水…… 扶摇直上, 成为一片云。 安静的躺在你的纯洁温柔的怀抱里…… 那一刻, 我再也不是一滴水。 然而,我飘零整个蓝天, 却,还是吻不到你整齐的发梢…… 无情的风迫使我放弃了, 那飘荡在蓝天的逍遥。 于是…… 我开始了堕落的下沉 那一刻, 我也已经是一片洁白无瑕的云…… 心也变的灰暗了许多, 只好从天空滑落…… 伴随着撕心裂肺的呐喊, 划破茫茫世俗沉闷浮躁的清静…… 耀眼的光芒却给我留下了一条伤心的痕。 在我落下的瞬间, 化成了我痛楚的泪。 我如愿的看到了你依旧美丽的眼帘。 而我, 也已完成了只有自己体会到的一个轮回…… 依然成了静静的你! 作者单位:工业和信息化部

秋游纪行

◎田万和

旅途拾句

一路红歌唱祖国,风光无限暖心窝。 泉城游客欢相聚,旧友新朋友乐趣多。

游览青岛奥帆中心

浮山湾景恋游人,盛况奥帆举世闻。 漫步海边添惬意,滨城秀色赞声频。

车游黄金沙滩

沙细如粉展画屏,色泽似金垂芳名。 凤凰剧院留合照,旧雨新知总有情。

青岛栈桥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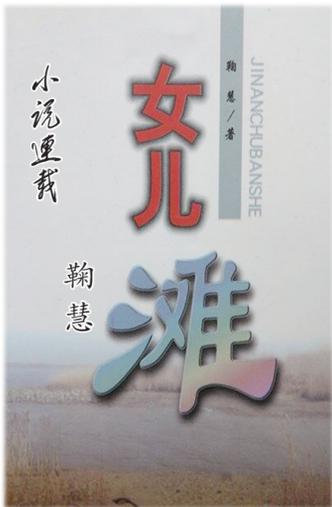
栈桥览胜好风光,放眼滨城百业昌。 回澜阁前留快照,新朋友伴谊情长。

日照李家台赶海园即兴

浪花飞溅戏游人,滚滚波涛荡世尘。 旅客欢欣观胜景,蓝天碧海焕精神。

观海抒怀

眼观沧海思翻翻,看破红尘神泰然。 岁月无情常自励,人生有限探余年。 作者系区退休干部



刚走到下房台的路口上,芳草本能地站住了。由这里往右一拐,就是东海的公司,芳草忽然起了个念头:去外贸公司的好消息,何不先去告诉东海一声呢?想到这里,就朝东海的绿色免业集团公司的方向拐过去。隔老远,看见东海正推着车子走过来,她就招呼说:“这么早,到镇上去呀?”

他也要走,这么巧?似想也没想,芳草便有点无语无伦次地把陈技术员来的事告诉了他。说完了,她长长透出一口气,抬眼看对面的东海,却见他仍瞪着一双眼睛在静静地望着她。

“芳草,我真为你感到高兴!”东海低沉、浑厚的男中音充满了诱人的磁性,他的面孔,因激动而变得有些红,“这样的机会,不是每个人都能够遇到的,相信你是能把握住的。走出去,你会发现另一片新的天地!”

“东海,谢谢你!”芳草的心中,立时热呼呼的。“芳草,如果你有什么麻烦或有什么困难,希望你能告诉我。” 东海沉稳的声音,既像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兄

长,又像是一位可以依靠可以信赖的朋友。温暖轻柔的春风,自芳草的心间轻轻抚过,她觉得心中敞亮了许多。

“东海,我会的。” 芳草望一眼东海,然后把目光落在了堤下镜子一样闪着亮光的一个个水洼上。芳草不敢去看东海的眼睛,她怕自己的泪会流出来。

“芳草,你要珍惜这机会!但愿下次再见面的时候,互报个好成绩!” 东海说完,头也不回地朝房台下走去,那双脚踏下去,又实又重,他的身后腾起一片秋日阳光照耀下的沙土。芳草就那么望着那背影,直到差不多到了大堤跟前,芳草才猛醒般朝房台下走去。

来到自家的地跟前,望着尚有些泥泞的田地,一个不曾意识到的问题突然冒上来:自家地里的麦子还一点都没种,今年的一场大水,让这地格外的难侍弄。而且这滩里的地势不平,越是房台跟前地势越是低洼,水洼随处可见。越往河边,地势越高。这样,为了等墒情,播种的时间就要拉得很长,水落一块,才能播一块。我走了,这地谁来种?在这突然冒出的问题面前,芳草一时愣住了。公爹身体不好,肯定是干不了的;全福自小没受过苦,这种种的关键时刻,肯定也顶不了;

让哥嫂来帮忙?也不行。他们包了滩里的十几亩地,逢了收种,黑白地忙都干不过来,两个孩子,都是让干娘给带的。

这,可怎么办呢?芳草犯起难来。唉,现在先不想,离走还有十几天呢,也许到时能想出啥办法来呢!

全福是到了天傍黑的时候才回来的,从脸上的颜色看,又是喝了不少酒。芳草皱了眉头,咬了咬牙,强忍下一口气。接过他手中的车子,又给他泡了杯茶。

全福坐在椅子上,掏出烟来,点上,不紧不慢地抽着。“全福,跟你说了个事!” 芳草望着他,将声音尽量放和缓了些。

“啥事?”全福转过脸来望着芳草,“是不是你去县外贸的事?” “你已经知道了?”

“是啊,知道了。”全福喝口水,不紧不慢地说,“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嘛!” “你!”芳草的脸不由有些热。

“别激动,别激动嘛。我的意思是说,这样的事,我咋能不知道呢!” 芳草没说话。她知道,在言谈中,全福常时不

时地冒出几句词不达意甚至是驴唇不对马嘴的话来。有时当着外人的面,芳草都替他脸红,可他却为自己的谈吐而自得得意。

“以后好了,我郑全福的老婆也要变成城里人了,我也有个城里老婆了。来,让咱先尝尝,城里的老婆是不是另外的滋味!”

全福把烟头狠劲丢到地上,接着从椅子上站起来,扑过去死死地抱住了芳草。芳草本能地用力推着他,头左右摇摆着,拒绝着他的脸:“全福,这大白天的,你……你!”

全福双臂搂紧了芳草的脖子,混合着烟酒味的嘴,用力地压住了芳草的唇…… 全福喘着粗气回到椅子上,点上一支烟抽着。芳草忍了又忍,一股升起的气终于被她咽了回去,“你能到县城去上班,挣工资,这是好事,我拦不了你,也不想拦你,可是,咱家的妻子咋办?”

全福翘起二郎腿,一口接一口地抽着烟。“我正想跟你商量,看有没有啥好办法。” 芳草望一眼全福,声音很轻。

“我也不是那不通情理的人。这是好事,该去。只要你能把滩里的麦子全种上,你尽管去,我保证不说半个不字。老婆进城,我举双手赞成!”

(七十二)